

# 抗戰前後 中美外交的幾個側面

◎ 王綱領 著



樂學書局

# 樂學書局



9 789868 255487

抗戰前後中美  
外交的幾個側 \$350

# 抗戰前後中美外交的 幾個側面

王綱領 著

樂學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抗戰前後中美外交的幾個側面／王綱領著。

初版。臺北市：樂學，2008.01

面；公分

ISBN 978-986-82554-8-7 (精裝)

1. 中華民國外交 2. 外交史 3. 中美關係

645.2

97001532

## 抗戰前後中美外交的幾個側面

著作者：王綱領

出版者：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673 號

發行人：林瑜文

發行所：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F 之 1

郵政劃撥帳號 19093715 號

電話：23219033、23935835

傳真：23568068

E-mail: Lexis@ms6.hinet.net

印刷所：華岡印刷廠

台北市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

電話：28611862

封面設計：李岡駿

定價：精裝新臺幣 350 元

初版：2008 年元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 目 錄

第一章 英、美兩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回應 .....	1
第二章 抗戰前期美國外交官對華政策的分歧 .....	27
第三章 抗戰時期美國對華軍事的援助 .....	43
第四章 構成史迪威事件的幾個環節 .....	67
第五章 美國戰後對華投資交涉—中美關係的轉捩點之一 .....	85
第六章 赫爾利將軍與抗戰末期的國共談判 .....	101
第七章 1948 年的美國「援華法案」 .....	119
第八章 國共內戰時期美國對華軍事援助的幾個側面 .....	145
附錄一 北伐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1926-1928） .....	159
附錄二 北伐時期英國的對華政策 .....	181
附錄三 洪恩貝克與中國 .....	199
附錄四 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與抗戰時期的美日外交 .....	215
附錄五 從史迪威文件、日記看史迪威事件 .....	227
結 論 .....	245
附 錄：抗戰前後中美關係大事進程表 .....	249
付梓後記 .....	269

# 第一章

## 英、美兩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回應

### 一、前 言

民國 20 年（1931）9 月 18 日夜 10 時 30 分，日本關東軍將瀋陽城柳條湖附近南滿路軌炸毀 31 英寸，誣為中國軍隊所為，立即對瀋陽發動全面攻擊，6 小時後，將整個瀋陽市的所有政府機關占領，是為九一八事變。關於九一八事變的背景、發生過程及後果影響，已故梁敬鏞的《九一八事變史述》已經有詳細的論述<sup>1</sup>，最近中國大陸亦出版一系列的九一八事變叢書，對事變前後中國政府及東北地方的努力抵抗經緯，有更詳盡的記述<sup>2</sup>。唯獨有關外交交涉方面，英美方面都有專著，而國內尚未見討論英美之間對此事反應幕後的心結<sup>3</sup>。

<sup>1</sup> 梁敬鏞，《九一八事變史述》，臺北，世界書局，57 年四版（修訂本）。

<sup>2</sup> 林聲主編，遼寧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了《九一八事變圖志》、《九一八事變實錄》、《九一八抗戰史》、《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日本與中國東北》等書。

<sup>3</sup> 英國方面有 Harold Edwin Kane: *Sir Miles Lampson at the Peking Legation, 1926-1933*,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5, 另有牛津大學教授在荷蘭出版的 James William Christopher, *Conflict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50; William Roge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美國方面出版最多，計有 Thomas A. Bisson,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1-1940*, New York, Institute for Pacific Relations, 1941; Robert H. Ferrell,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Hoover-Stimson Foreign Policy, 1929-193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Arming S. Freel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Armin Rappaport, *Henry L. Stimson and Japan, 1931-193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Christopher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2; Michael H. Holcomb, *Anglo-American Policy, and the Manchurian Crisis: The Simon-Stimson Controversy*, Ph. D. Thesis, Univ. of Colorado, 1973; Elizabeth D. Malpass, *Sir*

## 二、事變前的中日英美關係

華盛頓會議後，列強在儘量保住不平等條約特權之餘，對軍閥割據的中國感到沮喪，對軍閥間層出不窮的糾紛與混亂，除了日本以外，大都儘量保持中立，著重保護僑民之生命與財產之安全，對於他們承認的北京政府，只要求其能信守條約義務，按期償還彼等國家財團的借款本息。對於南方護法政府，則一味加予歧視、抵制與制裁。對於中國的混亂，列強期望強人的出現，能治平群雄，統一中國，屆時可「扶持」之、「利用」之，或「教化」之，但鑒於強人如段祺瑞、吳佩孚皆不免於戰敗或未全失其民族主義之立場，乃藉口中國混亂，不能維持治安，致有民國 12 年「臨城事件」發生；藉口中國貧窮，間或不能償還國際債款，乃亦不肯履行華盛頓會議的諾言——對關稅及領事裁判權的考察與改進。此種情況，使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形容成為事實。迨中國國民黨於 13 年實行聯俄容共，喚起群眾，而 14 年的五卅慘案及沙基慘案的發生，爆發了長期以來蘊藏在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浪潮，「反對帝國主義」旗聳雲霄，聲蓋中國南北，為北伐提供了原始動力泉源。

北伐期間，革命政府大唱「革命外交」<sup>4</sup>，其結果，漢口、九江英國租界被中國強行收回，但英國及時發現此一浪潮只能因勢安撫，不能

---

*John Simon and British Diplomac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Crisis, 1931-1933*, Ph. D. Thesis,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1969; Robert M. Rodney, Jr., *Reaching Out for Solutions: American Diplomacy during the Manchurian Crisis, 1931-1933*, Ph. D. Thesis, Univ. of Hawaii, 1985.

<sup>4</sup> 革命外交，是想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來解決中外之間的外交問題，即在不顧及過去條約、協定與慣例的前提下，運用大膽而強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與群眾運動的強力支持下，在威迫性或半威迫性的情況下，以達成我國外交談判的目標——改變外人在華優越地位的狀態。見 Patrick Cavendish, “Anti-Imperialism in the Kuomintang, 1923-1928,”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Essays in Memory of Victor Purcell*, eds., Jerome Chen, Nicholas Tarling,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pp.30-54；李恩涵，〈北伐期間收回漢口、九江英國租界的交涉〉，於《近代中國史研究論集》第二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76 年，頁 115。

強行鎮壓，乃一面與北京政府舉行關稅會議，做出一些對中國有利的修正，一面與革命政府達成妥協，解決長達一年半的省港大罷工，並於是（15）年12月耶誕前夕，發表宣言，表示要更改以前對華居高臨下的方式，逐步廢除不平等條約……。次（16）年3月，發生北伐軍在反帝的情緒下殺害英、美、日等國的外交官及平民，是為南京事件，英、美、日等國亦本安撫中國革命軍的立場，從寬處理，不行肆意報復之手段，反以同情及協助的「利誘」，乘機勸導國民黨實行「清黨」<sup>5</sup>。

17年初，國民革命政府進行第二階段的北伐，同時亦同列強進行改善不平等條約之交涉，但此時國民黨、軍已經是正式政府，「革命外交」已經不能獲得列強之諒解，但在英美等國的主導下，中國政府要求列國以平等待我，雖然振振有詞，但由於本身相對條件的缺乏與內部困難重重，雖然數次宣布要施以「斷然的」手段，除了獲得關稅自主權外，都只獲得局部的改善<sup>6</sup>。其中關稅自主權的獲得，還是美國鼎力相助，不顧日本的反對與英國的不悅<sup>7</sup>，始克有成。日本要求關稅調整後的增額，應該優先償還北洋政府時代的無抵押借款（如西原借款）。但是，中日之間最大的隙縫在於國民政府始終不肯承認北洋政府以來，列國依然承認日本在滿洲（中國的東北）的特別利權，故嗣後日本不斷的藉機挑釁，其主因在此。九一八事變則為此等動機下的代表象徵。至於美、日之間，由於九國公約所掲載的目標——尊重中國領土及主權的完整，與日本的大陸政策正相抵觸，所以在訓政時期的中國外交舞臺上，時常發生美、日雙方針鋒相對的局面，美國派遣農業專家協助中國農業

<sup>5</sup> Hung-ting Ku, Urban Mass Movement: "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in Shanghai",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13, 2(1979), pp.197-216;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25-130, 131-132, 136-138, 140-143; Dan M. Jacobs.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Harvard Univ. Press, p.243-248.

<sup>6</sup> 詳見拙作〈美國與北伐前後關稅自主與廢除領事裁判權的交涉〉，香港，《珠海大學學報》，第15期，1986年。

<sup>7</sup> Edmund S. K. Fung, "The Sino-British Rapprochement, 1927-1931", *Modern Asian Studies*, 17, 1(1983), pp.79-105.

品種之改良、生產技術之改進；派遣航空技術人員、電信人員從事中國空軍及電信作業人員的訓練。此外，兩國在中國市場上資金投資及產品推銷，都是較勁的對手。至於英、日之間，兩國既曾有 20 年的結盟，友誼關係自然是根深柢固。蓋早年英國之所以與日本結盟，目標在防止俄國南下及德國在遠東所造成的安全威脅。華盛頓會議後，同盟關係雖然取消，中國商場上日本依然是英國最大的威脅。但是，正因為日本在中國政治、經濟之介入，逐日而增，漸逼近，甚至可能在不久超過英國，取代英在華的霸權地位，英國為維護在華的特權及利益，不得不對日本有所忍讓，因為大英帝國的雄風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已經不再，而與英國血濃於水的美國，不再是「聽話的女兒」，處處搶先主導及發言，所以對於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稱霸，英國亦能處之泰然，只要不損及長江流域英國的特權，只要不威脅印度的安全，中國的門戶開放對於英國而言，不是值得全力，或盡力維持的目標。當然，日不落帝國雖然逐日走向下坡，但是日落之前，尚有餘暉，名義上，英國還是國際聯盟的主導，維護世界正義與和平，還是作為世界政局的（名義上）執牛耳者所要高唱的口號與努力的目標，只要她能力所及，她要努力以赴，只要她不作戰，她願挺身而出。如此，維護正義與自身利害顯得互相矛盾、互相衝突，所以九一八事變發生，中國向她告狀，她悶不出聲，及美國出言相激，要她出言表態，她先是藉口逃避，再次相激，則表示自身有困難，及觀察事態嚴重，認為自身利益亦將不保，乃毅然出面，以其成熟的外交手腕，達到美國期待「嚇唬日本」的目的。

### 三、初期：從寄望幣原外相到不承認宣言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初，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誤以為事變只是日本關東軍的少數法西斯軍人所為，似乎與日本政府無關。因日本自華盛頓會議以來，所有外交均由外相幣原喜重郎主導，幣原曾為留美學生，主張日本對待中國應根據條約、協定去發展或協商。因此，

史汀生採取了觀望的態度，認為只要稍假時日，以幣原為首的文官必能安撫軍方，收拾時局，時英國正因世界經濟恐慌而內閣改組不久，並擬 3 日後拋棄金本位，雖接到中國控告日本於國際聯盟的告狀，一時無法處理，只期待美國——九國公約的領導能引用該約去處理，而外交政策以孤立主義標榜的美國，卻在觀望中，期待國聯去處理。個中過程<sup>8</sup>，十分繁瑣，梁敬鑄有詳細的日程表，茲簡化之並參考其他資料<sup>9</sup>，略作修整如下：

年月日	國聯處理情形	美國善後情形	備 註
1931.9.19	行政院第 65 屆常會開會，西班牙外長賴爾樂 (Lerroux) 主席，中國代表施肇基、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各據報載瀋陽中日衝突消息，提出報告，主席請兩國各將續得消息，下次報會。	9 月 18 日深夜，白宮舉行重要會議，討論英國放棄金本位後，美國如何應付。美國銀行風潮正烈，8 月分倒閉 158 家，9 月分 316 家，失業人數逾千萬。	駐日美大使霍爾培氏仍按既定計畫，是日返美。
9.20		史汀生命遠東司長洪恩貝克訪駐美日使出淵，出淵以地方小衝突為言，洪恩貝克則恐涉及非戰公約，歸備說帖，呈史汀生核閱。	夜半倫敦消息，英國定明日拋棄金本位。
9.21	行政院開會，施肇基奉令請國聯按盟約 11 條處理中日瀋陽	史汀生覆國聯秘書長德留蒙，請勿對日過用壓力，以免幣原制	全國銀行停業。 紐約時報大字新聞：第 1 條，英

<sup>8</sup> 梁敬鑄，前引書，頁 282-288，294-300，311-242。

<sup>9</sup> Justus D. Doenecke, Compiler, *The Diplomacy of Frustrati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of 1931-1933*; as revealed in the Papers of Stanley K. Hornbeck, 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1, pp.203-204.

	衝突，並要求三點： 1. 制止事變擴大； 2. 回復原狀；3. 考究賠償性質及數額。芳澤報告，日政府已採不擴大事變政策，關東軍已開始撤兵至南滿路區域，希望中日直接交涉。	止軍人發生困難。駐美中國代辦容揆奉令，牒致國務院請按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為必要之措施。	國停止金本位。第2條，中國瀋陽軍隊與日本兵衝突。
9.22	行政院令中、日軍撤離現場。		日軍攻向吉林。
9.23	五國委員會開會，施代表請按希保成例，派遣調查員，英代表薛錫爾贊同，並提出三點意見：1. 按照希保先例，請日本撤兵至鐵路區域。2. 請美國合作。3. 不得藉口自衛權侵占別國土地。遂擬由英、法在瀋陽官及德美義三國駐瀋陽領事會同調查。日代表芳澤初不贊同，經薛錫爾力勸，有允電東京請訓意。下午，得美方消息，知史汀生對於派員調查之議不肯贊同，遂表拒絕。	駐日內瓦領事吉羅卜，及駐瑞士美大使威爾遜均以國聯切望美國合作，並派代表出席小組委員會之意電告史汀生。史氏以長途電話告吉羅卜，請鑒於上年中東路事件中，引用非戰公約之前車，應持冷靜。但亦希望國聯居中斡旋中日直接談判，又謂如國聯呼籲斡旋兩無成效，則九國公約、非戰公約，方可引用。	駐華美使詹森密電：柳條湖事變，查係日本有計畫之行動，顯違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各國應提聲明。美國分致中日牒文，表示贊同國聯主席9月22日之呼籲。
9.24	五國委員會電覆史汀生，歡迎合作。	凱洛格前國務卿請史汀生出面領導非戰公約國對日表示，史汀生恐國聯以難題推在美國身上，態度冷淡，是日下午以此意	美國再電中日兩政府停止衝突，用和平方法解決紛爭。

		告胡佛，得胡佛同意。國務院助手 Regnier 私告洪恩貝克，我們老板不肯下水。	
9.25	行政院開會，芳澤報告日本軍隊大部分已撤至南滿路區域之內，只有少數部隊在吉林瀋陽一帶，如南滿路威脅解除，日軍即可續撤，中日應直接交涉，行政院宜勿干涉。中國代表報告日軍仍占據中國土地，請行政院速派調查員就地調查。主席勸雙方堅守諾言，勿令事態擴大。		
9.28	五國委員會開會，中國代表提出讓步辦法，請國聯派出委員一人斡旋中日撤兵保僑。日本反對，英代表請中國代表以書面提出讓步辦法。	史汀生擬派駐哈美領事韓德森，駐日參贊沙立勃雷赴南北滿調查實況，先電幣原請予協助，並聲明調查結果不予公布，幣原立予同意。	駐日美使館密報日本堅持中日直接談判，其他辦法均不接受。
9.30	行政院要求日本恢復與中國之正常關係。		
10.8		美國調查人員提出報告，證明日本進兵寬城子、延吉，均非自衛，亦無意撤兵。同日，日機忽炸錦州，史汀生始怒，對幣原失望。	

8 抗戰前後中美外交的幾個側面

10.13	國聯行政院開會，中國代表請引用非戰公約，及美國合作，日本撤兵，日本指摘中國排斥日貨，要求中日直接談判，中國堅持有英、美代表列席。		
10.16		史汀生與會代表吉羅卜引用非戰公約，不由美國發動。	
10.24	行政院議決，日本在下次院會（11月16日）以前，撤軍至鐵路區域內，中國重申保僑中日談判撤兵及其他事宜，13票贊成，只日本反對，本案無效。		
11.4—6			日軍攻取嫩江以北土地。
11.16	行政院宣告開會，無討論，即由主席宣布延會。（秘密外交開始）	道威斯下榻 Ritz 旅館，英、法、中、日各代表，均至旅館洽商。	東京美大使報告，各國外交官要求勿再對日壓逼。
		英西門外相備一草案：1. 中國聲明保證日本在滿利權；2. 中國向美國及國聯同作此種保證；3. 中日設立技術委員會商討南滿路所受之不公平待遇問題；4. 俟以上辦法開始實行時，日本承諾撤兵，此案經史汀生拒絕。	史汀生表示：道威斯不必出席行政院會議。駐英日使松平恒雄奉命來法協助芳澤，松平與道威斯在英有深交。

11.17	十二國秘密會議。 (行政院理事國 14 國，除中日當事國外，共為 12 國)	道威斯告史汀生，中日糾紛案亦可由九國公約國會商，史汀生謂俟國聯處理失敗時再酌。	
11.18	十二國秘密會議，芳澤堅持中國須先承認基本五條款。中國提議滿、蒙問題付諸公斷，又暗示將要求引用盟約第 10 條、第 12 條及第 15 條處理。	松平提議：中國先承認日本條約權利，國聯派員調查中國排日，此兩事辦理後再議撤兵，史汀生拒絕。史汀生密告道威斯，國聯如討論對日經濟制裁，美國不必參與，但國聯如自定制裁，美國亦不拒絕。白利安勸道威斯出席，史汀生恐會中討論經濟制裁，聲明美國在條約上無經濟制裁日本義務，道威斯決定不出席。	駐日美使館報告，若櫻內閣轉換。日本散布美國允不對日經濟制裁，國務院否認。
11.19	十二國秘密會議。	齊齊哈爾陷落，消息到美，史汀生怒，召出淵，詰以幣原 11 月 5 日保證日本不犯黑龍江，今竟攻入齊齊哈爾，足證幣原已失控制軍人力量，美國將公布過去日本對美文件。	顏惠慶大使抵美遞國書，詢史汀生可否引用九國公約，史汀生答不必。
11.20	十二國秘密會議，中國擬請按盟約第 15 條處理，白利安力阻。(史汀生聞信，認為法國不應阻止。)	松平告道威斯，日本將提議派遣調查團，但調查團不得干涉軍事。史汀生認為處理有進步。	松平密告道威斯東京發生十月革命陰謀。

11.21	行政院公開會議，芳澤提出調查團派遣意見，不得干涉軍事行動。白利安歸納意見成八點：1. 不得因調查延滯撤兵。2. 美國允派員參加調查團。3. 調查項目，各會員自由提出。4. 此係盟約第 11 條之調查，非 15 條之調查。5. 希望日本在數月內撤兵。6. 停止戰爭但不限期。7. 希望中國對此勿反對。8. 要求日本勿乘機擴大事變範圍。	幣原命出淵覆史汀生，齊齊哈爾軍隊已決退出，東京已派參謀次長監視退兵，日本將在巴黎院會提出調查團辦法。史汀生告出淵，必須停止軍事行動始能派遣調查團。	東京消息，若榎首相、幣原外相、井上藏相均有被暗殺之危機。
11.22	十二國委員會開會，西門、德留蒙、道威斯會商之，調查團派遣案提出，要點如下：1. 命令前線司令官停止挑釁行動。2. 派調查員 3 人就地調查，中日各派襄助員 1 人。3. 調查員不干涉軍事行動及中日談判。中國表示案內無停戰與撤兵，不能考慮。（另提對案，其內容略）	史汀生告出淵須先停戰始能調查，日本如攻錦州，將成侵略者。史汀生令駐日美使館通知幣原，美國可以贊同調查團草案，但日本須退出黑龍江，並勿向錦州進軍，中國聞美國已贊同調查團案，遂不堅持對案，英法乘機勸說，施代表遂再請訓。	日軍有進攻錦州消息。
11.24	十二國委員會開會，主席報告調查團派遣案，日方可能接受中國請訓未覆。各國表示意見。	幣原告美使館轉告史汀生，齊齊哈爾軍隊日內即退出，錦州可停進，但須留兵備剿匪用，史汀生樂觀。	駐外三日使問日軍是否將攻錦州。

12.10	行政院議決調查團之派遣。	史汀生電道威斯，日本剿匪只能以保護日僑必要為限。	
12.11			日相若槻下野。
12.15			蔣中正下野。
12.24		國務院警告日本，若攻錦州後果嚴重。	
1932.1.3—7		3 日，日軍攻占錦州，7 日史汀生發表不承認宣言。	

吾人在此特別要提出的是，美國在當時與英、法等國一樣受世界經濟恐慌的打擊，經濟尚未恢復，而九國公約中所賦予的武力軍備亦未生產足額。國防部長赫爾利（Patrick Hurley）對史汀生明白表示，美國無足夠的軍力在遠東打敗日本（因為尚需維護本國及預防歐洲有變），但史汀生認為即使如此，仍然要干涉遠東事務，畢竟美國是非戰公約（Briand-Kellogg Pact）及九國公約的發起者，不能坐視日本（此二公約之簽字國）對二約公然加予侵犯，他要求國際聯盟先行發文對日譴責或加予制裁，或令日撤軍，而美國再隨之附和，但對於日本撤軍問題，他不顧前國務院顧問，現為遠東司長洪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的主張（撤軍要定期限），亦即國聯（英法二國）的主張（在 11 月 16 日開會前撤軍），要讓日軍有充分的時間準備<sup>10</sup>。10 月 29 日，同時他還為了「日軍挽留顏面」，設計一個方案：由美國及國聯一齊出面，透過美國駐日使以口頭方式，告訴日本外相，由外相去轉告日本軍方，11 月 5 日由國務院次卿擬好稿件，內容要日本逐步撤軍，並與中國慢慢商討兩國之間的一切問題<sup>11</sup>。因此史氏要用此一方案來代替美國一國引用九國公約，照會日本，如前任國務卿凱洛格之所請。但此一計畫，為英國所拒

<sup>10</sup> Armin Rappaport, *Henry L. Stimson and Japan, 1931-193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58.

<sup>11</sup> U.S.F.R., Japan, 1931-1941, vol. I. pp.34-35, Nov. 3.

絕，而日方則以進攻齊齊哈爾作為回應。此時關東軍發表撤軍對華提出五項條件：（一）互相斷絕侵略政策或行動；（二）互相鎮壓對於對方敵對的宣傳（如抵制日貨）；（三）日本重申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四）中國政府有效地保護日本人民在滿洲任何地方的和平尋求；（五）鐵路方面，防止毀滅性的競爭，並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利。國聯主席布里安（Aristide Briand）勸告日本刪去最後一項，亦為日方所拒<sup>12</sup>。此時史汀生若真正關心遠東的危機，應該注意到日軍的擴展速度，找出另一可行的辦法，但他關心的不是防止日軍的進一步擴張，而是要找英國來配合他的路線<sup>13</sup>。

英國在此時期遠東政策的設計人有二，一為魏斯理（Sir Victor Wellesley）外務副次卿，一位自一次大戰期間即任職遠東司的幕僚；另一位是英国外務部的顧問普拉特（Sir John Pratt），對於遠東事務饒有心得，並且能言善辯，才思敏捷。普拉特認為要使中國回到事變以前的地位，英國只有二個努力的方向：（一）繼續擁護國聯的原則，（二）努力使中、日兩國去談判，若選前者，則日本可能走向布爾什維克主義，英國應向中、日、美表示，拒絕制裁日本，即不硬性驅逐日本離開滿洲，日本若遭不幸，對英無好處，而日本的繁榮，為英國的政策之一，故英國不對此事擔任警察<sup>14</sup>。而英國的遠東司長歐得（C. W. Ode）亦表示：若因日本的專橫而使中國的戰術地位提高，則將使基本正義的問題更加黑暗，後人將責備國聯對此問題缺乏認知多於國聯斥責日本的責任<sup>15</sup>。意即國聯或英國既不能對日宣戰，而中國軍更非日軍之敵手，眼前最佳之策，莫如放棄中國，放任日本。

史汀生之策不被國聯及英國接受之後，賭氣叫美駐英使道威斯

<sup>12</sup> Ibid., pp.345-347, 396-397, 402.

<sup>13</sup> Michael E. Holcomb, p.54.

<sup>14</sup> Rohan Butler, J. P. T. Bury, M. E. Lambert,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以下簡寫 D.B.F.P.) Second Series, Vol. VIII, 1960, pp.826-829.

<sup>15</sup> D.B.F.P., 1931, VIII, p.822, Ode to Patteson to Reading, Oct. 24.